

韓芹城先生鄉墨

本傳附載









故左庶子韓芹城先生傳畧



公諱四維字張甫別號芹城宋魏公琦之

後也明成祖時遠祖韓二公隸護衛親軍

用戰功秩於昌平遂家焉曾祖凱舉神宗

辛未進士歷吳江壽光縣令所至有清名

公固名家子乎因庶吏後家徒四壁立父

文案早歿夫<sup>母</sup>人司氏撫育訓誨公尚幼涕

泣受教里人稱千里駒既就塾過目成誦



目卽數行下不五六年學大成年十九補  
博士弟子員又明年貢於鄉是時公文名  
噪燹臺矣碩益自勵嘗嘆曰文章之道貴  
能出有入無如龍虎變化不測煥若日星  
之麗天屹若山嶽之竦峙彼子雲孟堅何  
等人也而沾沾徒沾嗚藝爲於是博覽經  
史下逮諸子百家釋道二藏靡不抽繹妙  
理探索強記自是文藻日盛雄辯奧詞淵

泓渤海內知者咤爲昌黎再世庚午辛  
未聯射甲乙榜主司姚相國希孟江左大  
儒也見公文嘆曰婁江犀象彭蠡珠璣謂  
東南之寶空天下矣何意夜光尺璧乃在  
燕山自壽光令訖公相距一甲子祖孫濟  
美聞者以爲美談旣廷對考授庶吉士讀  
書中秘三載擢檢討陞國子監司業秩滿  
再晉左春坊左庶子在翰林前後十四年



預侍經筵修實錄卓然有公輔望庚辰癸  
未兩校士南宮所得皆海內名宿今大司  
徒梁公前大宗伯王公咸門下士也公既  
玉堂舊德知交徧天下權貴人欲引公為  
重一切謝却即布衣有投詩一帙文一弓  
求見者懽然汲引無倦色蓋伉直不阿而  
謙恭下士其天性也先是使於吳見姑蘇  
山水明秀意樂之為買地數頃屋一椽徙

家焉戲謂客曰自梁伯鸞歿後數百年來  
無問津者吾他日挂冠當率妻孥耕獲此  
地毋使伯鸞宗宗無伴何如坐客皆笑及  
甲申歲李自成僭號絕榆林荆太原剗雲  
中斬居庸關而入公知時事不可為嘆曰  
吾書生受國恩惟一死報耳會城陷慟哭  
將死遇賊掠而執之令降不可桎梏之愈  
不屈匝月賊戰敗西遁乃得脫是時王師



未入城邑空虛百姓若鳥獸散公計昌平  
新燬於賊又家已南遷遂奔入吳旣達慨  
然曰吾分死賊手久矣幸而不死豈宜復  
與人間事乃築室支硎之麓晉支道林所  
隱山也結茆庵額曰糝花易名曰延祺字  
照堂曰茲地吾素志也天下擾擾吾其游  
方外以待清乎金陵士大夫援永嘉建炎  
故事公悉謝絕足不入吳市居一年大兵

下江南然後天下爲一當公在秘閣時黨  
議方熾公旣受知姚相國而又與文相國  
震孟友好有勸公中立者公不答作辨正  
論以見志其辭曰有調人公子問于中林  
主人曰蓋聞身處爲溺處物爲利朋虛與  
游朋類與滯聞聲易憑見形易死吾故調  
而出之官名取重于周書春秋見推于劉  
子徜徉乎何樂哉今子胥網稠林膠翼鴻



風順送遠時禍福由中瓦雞陶犬同于守  
宮吾憐子之遇而悲子之窮中林主人艱  
然不悅曰咄嗟何言之謬也志人之志者  
無存乎見我道人之道者不貴乎留物見  
我而志是謂刺我留物爲道是謂螟物故  
纓絡雖繁以飾絳灌之冠則桀士削色補  
鉞雖利以截班揚之管則文人袖手何者  
麗與者非榮而位匹者多戾也有虞氏之

絃不可以奪鼓筑夏后氏之璜不可以易  
瓦缶物各有所習也故君子感于雞鳴志  
士傷乎蟲飛昔者揚子雲謂聖人有訕曰  
訕身將以伸道也文中子謂聖人有疑曰  
天下皆疑不得不疑也嗟乎何定哉繪者  
曰吾善變青出藍藍謝青斤者曰吾善削  
指去拇拇下指兩者告造物罪之示倫類  
倫類醜焉失所自也曰去爾繪焉可已曰



去爾斤焉可已何也彼之所持者矯此之  
所根者直也今夫天天申申容與之恒節  
至人變色于蜂尾款款婉婉吐詞之素經  
君子失聲於缶墜若夫獵者遇虎狼而節  
不易童子逢蛇蝮而衷不傷以爲至人君  
子有不及焉吾不信也公子曰不然熒燈  
待旦思所獲焉形鹽浣金取所熠焉冶容  
者女之淫背道者士之過豈必易林之作

大尹獨爲君子飛章之告中郎始爲門戶  
主人曰不然如子言是以春華取庶子秋  
實遺家丞也獨不聞自厚之喪求易之夫  
乎當夫圭組之貴身逸而名劭蝨版升已  
榮名之感趾高而目遠螯心躁專已立之  
寵左公而右孤誕馬弛已譙責之術我玉  
而子珮蹲鳩誤已比而求之猶日夕不止  
曰明聖道鍵人治如斯孰知傷心之怨鑿



凶之事從此始乎夫儒者好議論多臧否揚之則白日青天抑之則灰飛烟滅豈無霜凝東井炎至而不爲寒豈無火燎黃蘆時去而不爲暑古人所以知說難而不避其死良有以也公子曰吾聞簡押者女婦之恒態矜名者鄉曲之常情若劉歆之大節已虧賈逵之小節不飭文人徃徃如是此魏晉陽秋所由作也主人曰不然古人

云相彼驪馬上下陵坂仁道在邇求之益遠故馮勢而尊則貴者多善巧因時而發則得者有權令木秀而風摧岸角而湍齒必然之數也君子當此不爲名污不爲行辱見抑而無俛仰之容蒙黜而無高下之色曰達人之辨不如君子之正也壯士之雄不如大人之貞也何沾沾于片言取相戚戚于一麾出守哉荀悅云君子以榮辱



化其情小人以鞭朴化其刑吾見鷹鷂逐  
而鸞鳳少焉吾見犬馬盡而鬼魅易焉吾  
見鞭撻審越而勝己者除焉吾見疑深陸  
機而屢辨不免焉遂使一間之怒空桑變  
為洪川歷陽變為魚鼈已一時之隙宋閔  
碎首于碁局陳靈受禍于戲言已僕而數  
之亦有父子死節之卞壺亦有門戶告陷  
之蔡邕亦有矢志不屈之辛謚亦有誦讀

不輟之高詡亦有避地河西之杜林亦有  
寇約毋犯之仲彘行無一轍道分彼此後  
之君子或仰懷而上契或多恕而少非者  
何良由臨變者人臣之節守正者君子之  
風豈云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哉昔有牧豕  
淄原見棄州部一旦取位通顯致身青雲  
向之鷄笑鼠嚇者率皆偃倭承昧也無何  
而君與鞅鞅高平師師亞夫非少主之臣



博陸有參乘之畏回首于門轉爲嚴墓貪  
者不知尚魚穿穴鳥增巢焉然則躬厚者  
亦盡其在已而已豈其隨波而汨與物爲  
遷懷蠅矢以點壁挾寸管而測天哉於是  
公子逡巡而起辟席而言曰鄙人固陋未  
聞大道今吾子告以平陂之至理網戾之  
微言譬猶發聾聵而使聰開矇師而使照  
也敢不滌心靜慮以服膺乎君子之教鳴

呼讀公論可以知公之志及行誼矣初公  
文章重一時每以書法不工自恨一夕夢  
人導入山彷彿見精舍一所美好無比室  
中人據案呼曰來吾王右軍也今誨爾設  
席坐公談筆法甚悉竟見天地空濛若銀  
海遽然覺書法遂大進論者謂公好學積  
誠能格幽也次弟四端仕驍騎將軍又次  
四科壬午孝廉季四美未仕孝廉從兄受



業有左傳癖入本朝仕至宜都縣令依  
公居吳卒遂葬焉子星大星昌咸淳厚儒  
雅能世其家

外史氏曰庶子誕竒穎之姿崛起地國蔚  
然人龍矣知天下將亂擇地南遷計非不  
明哲也然而故國之丘壠長虛江左之游  
魂不復狐死首丘有懷不遂哀哉余聞其  
著作甚富不下數百卷自兵戈轉徙百無

一存深爲惋惜然讀辨正論達經權審得  
失亦可云抱礪原之節而吐子雲之竒者  
矣



以明道也。乃其言之近若此，其指之遠又若此。豈不誠善言。  
天下之立言者，曷不即君子之言思之也。君子以道維天下之用，  
合宜必有殊猷以相洽，乃考其挾持惟此躬力之克懋者。誠見夫天  
下之事約于一室之中，而博已極于四海之大。故恭已而外無化  
皇極之內有蕩平，是何待舉而措之，而始知風聲之協應哉。蓋  
身而天下平矣。夫君子之守，非為天下也，乃其守之約如此，而旅  
卓即如此，豈不誠善道矣乎。天下之末道者，曷不即君子之守  
之弗思者，且比比也。

順天鄉試珠卷

崇禎庚午科

中式第二名韓四維係順天府昌平州學生民

籍治書經



以明道也。乃其言之近若此。其指之遠又若此。豈不誠  
天下之立言者。曷不即君子之言思之也。君子以道維天下  
宜必有殊猷以相洽。乃考其挾持。惟此躬力之克懋者。誠  
下之嘉約于一室之中。而博已極于四海之大。故恭已而外無  
皇焉。之內有焉。平是何待舉而措之。而始知風聲之相應哉。  
平矣。夫君子之守。非為天下也。乃其守之約如此。而  
豈不誠善道矣乎。天下之求道者。曷不即君子之言  
之思者。是此比也。

順天鄉試珠卷

崇禎庚午科

中式第二名韓四維係順天府昌平州學生民

籍治書經



氣足矣精凝矣而靈未透精氣  
之表猶然優孟衣冠耳賞心哉  
子文氣則戰于涿鹿彭城而光  
芒寔劍之埋豐城者萬靈呼吸  
則蘇門阮步兵之嘯如鳳音恍  
恍自廖廓而下論吐史吞經表  
凌屈躒宋五策腹藏文海毫放  
春葩時務留心益徵實學闡中  
獲此何啻裴航玉杵博望侯自



日始逢九方臯也遇合亦奇矣哉

同考賦官李批

影搖千尺龍蛇聲撼半天風雨  
沉酣典籍應升班馬之堂拈弄  
風騷自入曹劉之室豈惟文章  
長價可謂耕

社稷得人

大座師姚批

語語研刺字字空靈運勢踞題  
之巔沉思入題之髓識超卷遠

力大聲宏高貴無雙雄奇寡偶  
士之不多得者

大座師姚批

璫笙玉笛縹緲雲堦琪樹瓊葩  
續紛月殿吾游其間不知身在  
何際目中所見才士多矣如此  
生者直令縱橫海內誰不三舍  
避之

又批

有如此才豈可作第二卷以其  
奇橫太甚恐高才生又將以子



為蒿矢姑少抑之固以遵功令  
亦願子稍勒霜蹄而就

大座師姚批取  
大座師姚批中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韓四維

聖人尊一王之治而以時定其權焉夫有道之世皆

天下之禮樂征伐所積釀而成者也故時正而化光

○已○在○目○前○

其所繇來善矣夫子明王治意曰宇宙首出之一人

木房

赤城

霞起

則最尊之一人也然而威命靈爽必有載之以俱流

而後國家有其治聖人收其功是以開則必先者世

之順道以幾而用則日盛者聖之明已以法惟法立  
而御極者始為獨隆焉吾俯仰上下而穆然於有道  
之世矣夫道所以習天下者也習之而與衆相見則

大座師

文情

紆曲



本房

倒峽

移山

却自

蒲團

靜坐

得力

本房

千年

雪藕

萬歲

水桃

何意

從人

間得

本房

羽翼

六經

鼓吹

諸子

清寧之運於此開焉求其順應之宜以為天地君此

際乃有天子故雖貴賤有不相若之倫皆可靜而習

其神有道所以正天下者也正之而與世相安則貞

固之德於此定焉求其文物之聚以為行生主此際

乃有禮樂征伐之天子故雖剛柔有不共劑之機皆

可入而憑其器於是究其自而不敢隱明聖之大權

考其出而有以昭信從之至意天下恬而不傷者細

縑之氣也各著其生此中有休恒之吉在焉天子領

之而為降休之道凡物之性皆好辨而養安極之進

反俱精飲食皆正天下不敢任也自天子以中和建

極無不貞其志而彰其教則其出也與天下同快已

爾天下肅而不玩者明威之命也各得其成此中有

勸戒之靈在焉天子柄之而為降災之道凡物之情

皆知好而除惡極之司馬有掌方伯有命天下不敢

問也自天子與詰戎之典無不揚其武而董其威則

其出也與天下同震已爾蓋精神為一世所窺何以

厚重居羣倫之上天子謹藏而出焉治世之名法不

巧洩于文章救世之兵刑無輕示其利器三代之法



大座師  
太平  
頌

度典章不妨以穆然無事者養和平之福即車服日  
庸干戈日省而毫不紛聖世之恬愉所謂從深仁厚  
澤以及之者也意氣為太平所炫必不能以欽明飾  
在宥之神天子及時而出焉敷賁其綸與星雲協暎  
敬明其法亦與日月同升百年之風行雷動不妨以  
悠然無盡者定保泰之長即平章合德率土皆民而  
毫不托升平之歌舞所謂清明強固以及之者也顯  
跡欽崇乎天道萬物俱服教而順軌世澤恪守乎祖  
宗四海俱清明而意肅噫其大順之休乎聞之王鈇  
非一世之器盛德隆厚也蓋道尊者無弊取足于分  
而莫不有各得之候故成周盛世紀世三十至春秋  
而下可戒也

本房 批

胸中有奇書怪物眼中有名山大川筆下有神  
工鬼斧乃能成此文天地精英幾為所奪摹寫  
盛世氣象更為

中興生色

大座師 批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韓四維

和以各正而得名則發之善矣夫發正天心去留之一關也乃適得其中節之和可謂天常泰而與人相叔者也且自造化之理氤氳不散而人得之以生生不可已則以不欲過盡者留醇德之餘因以必欲引伸者淑乾坤之氣乃能美其志而與以各得之分數中之流行於內者庶可百出而不窮也何也理必靜而後動動者震之機也出於感而無所阻其間長養之功開自性靈則虛涵乎萬化矣故听其往皆有名



本房  
從慎  
獨來  
金針  
暗度

不房  
造化  
而語  
不  
離通  
章龍  
脉頑  
石可  
今點  
頭

理以爲酬情必順而後豫豫者泰之象也如其分而無所滴其間易簡之宜協乎日用則極定于一元矣故適其宜皆有圓神以類物是故一發而不顧其安者君子之所慎也爲之考其自然之節而依其候再發而仍矜于意者君子無是獨也爲之養其敦固之和而若其天和以利用其中有叔衡焉帝王因世而搽之其變化之機啟于此矣至於義類不同吾參五而求其處無不一一副其本情乃以得剛柔並劑之節焉所謂大一世之變蕃惟和之所造爾和以亨嘉

其中有德教焉聖賢因性而則之則轉移之化深于此矣至於慘舒不同吾平心而觀其等無不一一還其本位乃以得正變施受之節焉所謂周彛德之禁紘惟和之所歸爾吾將循意而造于私而和非意之所能造也宇宙純駁之見端祇此私意未除遂散而爲理亂安危之氣此希夷內毫不容留者也君子有須臾之密審焉發之而事有其機以齊百物時正其感是準三王惟純氣之周流而已吾將昵世而流于比而和非昵之所能流也人世櫻寧之相蕩祇此比昵



天座師  
煉石  
補天

未○渾○遂○釀○而○為○陰○陽○水○火○之○爭○此○淡○泊○中○毫○不○容○參○  
者○也○君○子○有○隱○現○之○咸○宜○焉○發○之○而○功○加○于○時○不○妨○  
任○過○仁○滿○于○世○不○妨○居○忍○惟○祥○風○之○動○盪○而○已○是○故○  
因○天○而○發○者○其○節○等○于○寒○暑○則○氣○之○得○乎○已○者○是○謂○  
和○性○任○率○而○行○者○其○節○通○于○屈○伸○則○質○之○利○于○往○者○  
是○謂○和○道○準○修○而○發○者○其○節○貫○于○古○今○則○聖○之○統○其○  
同○者○是○謂○和○教○性○道○教○俱○和○而○君○子○之○葆○合○至○矣○吾○  
猶○有○議○于○和○焉○則○怒○哀○為○甚○故○周○官○立○政○而○獨○和○我○  
度○獄○度○慎○盖○法○猛○則○神○濕○神○濕○則○水○不○生○金○木○之○政○  
毘○于○中○矣○吾○欲○協○五○行○之○性○以○生○天○地○生○萬○物○請○以○  
利○物○迎○養○之○德○進○

本房批

性命文章經濟合而為一其恢奇之致如登日  
觀望滄海理窟中又闢一乾坤



○○○○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  
喜以爲能勝其任也  
韓四維

大賢有大任之思而興情于巨室焉夫誠有勵于爲  
卽巨室必欲勝其任也則大木之求有必先乎且自  
大壯名而宮室起古聖人求諸易而得之而不得不  
取材于哲匠凡以深其所從來耳于是文彩之好未  
舒于盈庭而偉麗之尚先謀之廣野請以巨室之爲  
爲王陳之鼎中天而建則東西南北之瞻也不特爲  
天府峙雄奇抑且爲王居求作所則思巨室而恍思



夫襟山而裾海者何以先未雨而綢繆宅恒吉之休

則朝會冠裳之地也匪特恬其神于百年之禮樂抑

且垂其象于一世之平成則為巨室而務為乎靜翁

而動闢者何以協黃中為通理有不在工師之求而

大木之得哉夫求之于金玉其華琳瑯其飾巨室之

中亦有色好焉吾恐靡而奪工師之氣因以墜大木

之聲王惟無此見焉孤寄其神者仍取之清心寡欲

之學求之于日要之計歲會之程巨室之中亦有貨

利焉吾恐侈而枉工師之駕因以興大木之悲王惟

無此情篤將明其美者仍取之廉淨不染之衷求之

于斬材以為雄惜朽以為用巨室之中亦有詐勇焉

吾恐亢而撓工師之叔因以老大木之質王惟無此

習焉虛宅其心者仍取之抱誠守拙之用如是之求

也未有不得焉者已如是之得也未有不喜焉者已

然又思之王之庭有左右焉有便辟焉而王不喜乃

喜此大木之工師王之野有名林焉有異材焉而王

不喜乃喜此得于工師之大木想此木也風雨露雷

木房

斗室

納諸

天

大座師

言甚

木房

洞庭

七十

二峰



縹緲于烟波出際沒之

本房 古液 欲滴

為王護此神物也得而任之于以暢生成于天地櫛  
沐所畱祖功深其根堂構所遺宗德固其蒂夫竭後  
先之力為王蔭此靈物也得而任之以承休命于宗  
祖挺秀其姿秦楚有之而不寶踈離其質燕趙棄之  
而弗竒夫極列國之揆為王畱此巨物也得而任之  
以壯王畿于敵國謂之能勝其任亦就王所喜之故  
而知其如此耳夫進工師而為股肱耳目之司進大  
木而為勵山帶河之券進所任而為罔知罔燕之器  
則甚矣王使之甚當而求之甚慤也大抵任人如任

器然故周禮詳脩乎考工蓋國家一材庇一事一事  
精一義乃世主遂一意鳩工而率流于淫巧三代而  
後晉侯無觀臺榭而稱賢文帝毋飾霸陵而稱減均  
于用賢求治之道未之得也

本房 批

他人所有之意所用之語一經子手便覺異彩  
異趣掩映無窮其行文操縱淺深是好左由之而  
釀花為蜜者

卷之三

九

緯



○ ○ ○ ○ 惟德動天

韓四維

德之所動及於微。而天機暢已。夫天以生物爲德者也。天動物而德亦能動天。萬物俱在變動之中也。且天之與人。雖在風氣不能通之域。而自有一精神相接之時。何也。天無形以自立。乃有氣以虛行。夫惟以虛合漠者。乃能相噓。而亦復相遇。彼有苗一事。天蓋震厲其機。以使之動耳。而動之善者。莫若德。德原寂若之體。不洩之功能。之矜伐而止。葆之靜穆之淵微。則無方之感。召最靈德操。兢業之神。太平之張皇不



本房  
光明  
一四通  
簡易  
立節  
至神

之物

本房  
藏于  
實而  
練于  
精言  
下無  
不線  
束力  
截

在意氣而無虞之傲戒止在神明則玄工之導迎最  
捷故不特德之所生者皆其動之所生而呼吸直通  
帝座當念而司昭受之符亦不特動之所阻者皆其  
德之所不阻而皇極默以含靈片畧而轉眷佑之脉  
其為降鑒之不爽耶其為啓翼之多方耶微哉德乎  
試問何以致此則惟德之披拂奇也含德之厚天不  
能薄詣德之安天不能危即不必徼眷于玄穹而于  
斯時也含氣凝而祥風至陽和布而品物亨皆五行  
必徵之符已其禍之轉而為福耶其奪之倏而為予

耶神矣哉德乎試問何以得此則惟德之透入巧也  
釀德之亨天自不屯開德之泰天自不否即不必祈  
償於大造而于斯時也景星輝而慶雲見皇仁布而  
湛露漸皆五事自考之祥矣蓋動者震之象也震莫  
震于皇衷之乾惕而乾惕不已政德之克其艱也東  
西朔南與流行布護之天潛相吹息則希夷確可有  
憑而誰謂焜耀顯赫之外別有可掄之符契動者冥  
之機也冥莫冥于幾康之密攝而密攝不遺政德之  
廣其運也聖神文武與聰明明畏之天虛為流行則



屋漏妙有靈承而誰謂心性粹精之內猶有可藉之  
轉移故太虛之德先舒而後慘是以食雨露之精英  
者萬物共進于高明則天之動乎物者微聖人之德  
居陽而用陰是以歛雲日之光華者乾坤亦歸其旋  
轉則人之動乎天也顯夫觀于天之所以動而兵不  
足尚已故自古誦大武者曰三魯貴義與勇貴其動  
也于是大威發而萬物服乃主多奇智則天下不臣  
吾尤以窮兵黷武爲戒

本房批

一切凡流淪陋之習盡力削去而獨存豪傑之  
骨與神







鼓之與干羽之舞相權而后事不分兵農皆矻然爲  
山河壯氣故于三百里則有文教以揆之于二百里  
則有武衛以奮之人既浴德于天子誰不知詩書之  
可貴矧其密處王畿者乎然而家異塾國異遂矣苟  
不因性以作則彼罷民固多陋行亦有聰明才智之  
士各逞其意見之偏喜爲奇文新論吾恐淳龐之脉  
從此雕也文教可弗揆乎揆之者一之也高者與談  
龜國龍馬卑者亦使絃誦謳吟庶乎禮明樂備日以  
悟聖世之文章說者曰沴患退而種桂興業已光生

本房

經術  
名言  
行以  
典謨  
之氣  
故高  
而可  
久

帝治已奚煩以文事飾太平不知此耕鑿之倫時陶  
潤于菽林倍揭光昌之日月故爲飲天食地也亦復  
含英茹華所謂洪荒不在兩間還以開人心之昏塾  
也人既習行于儒吏誰更有干戈之可事乃分境外  
邊陲乎然而封有慎我有詰已苟不四夷以爲守彼  
蛇豕固易跳梁亦有洞庭彭蠡之奸各恃其出沒之  
便借夫內款乘瑕吾恐邊疆之隙從此開也武備可  
不奮乎奮之者備之也戰陳寓乎井疆將帥渾乎官  
吏庶乎井田兵法日以作天朝之保障說者曰澤洞



大座師  
高古  
典與  
似玉  
魚金  
益重  
開出人

消而禽獸遠業已普洽威靈已奚煩以軍容傷太和  
不知此嘯聚之遺時銷寇于林藪悉安屯堡之春秋  
故為鋤雲犁雨也亦復帶甲荷戈所謂烈焚不獨山  
林還以發人心之生焰也其陰陽象乎天所以並分  
舒慘其剛柔因乎地所以遠別華夷固不以控弦鳴  
矢競郊甸之風亦不以策德脩名短材官之氣聖人  
經理天下之深心于此見已大抵國家之勢當審其  
要而高之則武備重已故帝王嚴為之防而不至于  
亂其後疆域不清民多雜處五胡遂藩鎮焉迨至鐵



○ ○ ○ ○ 惟曰欲至于萬年

韓四維

大臣有無已之欲。而極言其所至焉。夫萬年之保泰。何長。引其欲而至之。有低徊而不能已者。已。想古大臣俯仰于天人之際。而不覺情深于所効。曰。國家有常之治政。君臣結而不散之心是也。君質之天。而臣又質之君。其氣量無所不包。而精神環聚之處。遂自虛生。蓋寰宇式必到之神。而後方寸作無窮之歷。臣今有一無已之思。為王進焉。和平未奠。此欲散諸天地。然而天聚于高地。疏于下。遂徵而為理亂之氣。有

本房

赤城

紫芝

太白

青梨

非凡



及英可

大座師 鞭心 入微 力能 轉運 伐骨

取物 破物 得神

本房 老成 忠盡 苦心 插寫 極矣 可謂 頰上 三毛

開○觚○之○臣○焉○是○則○勵○精○日○勤○而○旦○夕○運○之○者○也○康○阜○  
既○成○此○欲○寄○諸○古○今○然○而○古○以○往○順○得○其○數○今○以○來○  
逆○得○其○理○遂○留○而○為○永○保○之○治○有○守○成○之○臣○焉○是○則○  
蓋○思○不○倦○而○元○會○通○之○者○也○因○而○本○于○所○欲○以○要○其○  
所○至○臣○欲○侈○口○而○增○文○物○之○華○乃○禮○樂○如○此○其○明○脩○  
也○不○必○再○加○之○以○意○惟○曰○萬○年○何○遠○吾○大○其○局○而○合○  
之○往○復○之○中○無○治○亂○焉○于○以○究○其○所○至○而○深○仁○厚○澤○  
政○可○百○出○而○不○窮○已○臣○欲○矢○志○而○求○皇○衷○之○疎○乃○明○  
德○如○此○其○馨○香○也○不○必○再○戩○之○以○嘏○惟○曰○萬○年○何○長○

吾○靜○其○氣○而○行○之○翕○聚○之○中○無○升○降○焉○于○以○窮○其○所○  
至○而○積○功○累○仁○直○可○求○終○而○不○敗○已○前○不○恃○先○王○有○  
在○天○之○靈○後○不○恃○吾○君○有○已○命○之○哲○則○以○兩○無○恃○焉○  
而○結○為○欲○故○河○山○不○鞏○于○目○前○固○無○踈○于○不○畫○即○河○山○  
已○鞏○于○目○前○亦○無○踈○于○不○畫○也○所○謂○碩○大○而○情○深○者○  
此○欲○此○至○也○上○不○委○天○命○有○不○憑○之○墜○下○不○委○大○國○  
有○難○嗣○之○功○則○以○亦○無○委○焉○而○衍○為○至○故○苞○桑○不○固○  
于○一○旦○固○無○輟○于○憂○勤○即○苞○桑○僅○固○于○一○旦○亦○無○輟○  
于○憂○勤○也○所○謂○知○微○而○用○彰○者○此○至○此○欲○也○出○于○吾○



王之至者子保格保。鞏正無定。憑鍾于老臣之欲者。作配作享。休恒實有定筭。吁此大臣保泰之極思也。是以人臣上憂其君。下憂其國。何敢言欲。欲生于稱觴獻媚之世也。乃古大臣不妨逆用之。則無其事而有其情。

本房 批

發欲字至字味溢醞醕光浮琥珀

大座師 批

精力至此而轉沉轉細亦愈醇愈恣真異人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

表罔有不服

韓四維

極大服之治而克詰重已。夫戎兵不詰無以服遠。禹迹豈能陟乎。故立政不忘詰也。且兵戎國之大典。可以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稍忘。是以古昔大順之時。于戈則省厥躬。誠惧其忘也。至後世遠恃祖宗。近資宅俊。自謂文德可以行久。遂口不談兵。若無誤也。孰知誤更甚焉。彼庶獄之誤。僅在一人。而戎兵之誤。直關四海一人。而生之。死主上之德意。未必遽傷四



本房

人多以虛詞為游衍吾徒取其質吉將以救世也

海而忽安忽危國勢之飄搖從此遂起且今欲王克  
詰焉天之開泰以時其惟春秋飭吾甲士芟舍與治  
兵恒舉而不失其會也則明畏之天藏于此已地之  
咸寧以習其惟遠邇恬吾軍容井牧與邊陲恒險而  
不驚其守也則率土之民臣于此矣人之悅安以  
噐其惟耒耜練吾于城形弓與犀甲恒備而不即于  
踈也則兵農之制合于此已如此而詰之于義能救  
容能謀真知休也如此而詰之于命靡常民難附真  
知恤也蓋嘗披攬輿圖見今之世非復禹揖讓之時

大座師

傳神阿堵制統中碩也虎頭

而今之天下猶然禹荒度之迹三旬逆而七旬搖謂  
文命之誕敷耶而當年府修事和不妨有于羽雍容  
之事則思禹迹而當思夫誓師振旅之禹迹三危宅  
而三苗敘謂聲教之四訖耶而當年東漸西被不妨  
有武衛奮揚之事則陟禹迹而還陟乎土正水平之禹  
迹是故帝尚德而光天之下至于海隅以讓言已王  
尚功而方行天下至于海表以服言已要之功不岐  
于德服可通于讓者則克詰重耳思者先王立政勿  
論征伐專于司馬連衡制于方伯即三百六十之備



本房

瓜深而目  
出文中之  
龍

員無非牙制之材官一經精神震盪于其間則忠肝  
愈奮義勇愈孚呼吸具有風雷之勢而奸雄曷敢乘  
釁于其瑕車書玉帛之昭宣無非赫濯之威靈一經  
神氣鼓動于其內則丘甸皆防兵屯皆衛重譯且奏  
來享之忱而中朝誰敢乘機以生變然則克宅克俊  
也亦曰克詰已耳王而罔知罔兼此任人或然于任  
法則非也故又必罔有不知罔有不無然后罔有不  
服奈何曰耀德不觀兵抑閱周公戎兵之詰似乎老  
成謀國獨備東方而不及于西或以江漢汝墳之際

其被王化已深故專為頑民求友順也至后世西戎  
為亂而變日生吾讀薄伐之詩太王之雄風猶在景  
崗夕陽間也

本房批

呵霧噓雲巧妙百出

大座師批

奇古本于性生至于氣體之高則得乎學問之

力



○○○朝廷四方之極

韓曰維

御大象者調泰鴻之氣正神明之位。嬪六化以觀我。生大無外而遠莫稽者也。故吾縱觀往古橫遡來今。何事無郵。為野馬也。忽焚馳。為虹蜺也。忽長駕。則與郵俱逝耳。吾將執迹尊行。印求邃意。金象之制。行地無疆。文明之初。敷天共仰。則不與郵俱逝耳。蓋郵則散散。則一代。即樞朽也。不郵則定。定則百世無瑟。更也。吾又得歸宗言之。為諸生母子。天下為大生門。往來天下。為旁生戶。翕闢天下。有一不過物之則焉。曰

大座師

論不

矜其

瑰麗

喜其

錯綜

有致



較之貧女  
親粧  
村兒  
袷服  
異矣

極又不徒上下與分而且四方與聚不在黃輿蒼蓋  
也不在帝渾王熙也而在明明穆穆之朝廷于是謂  
朝廷爲四方極矣夫四方律不齊候氣不符質也吾  
欲東遡歸墟其令春春養發陳而本質疏焉王者出  
震而動蠢蠢萬物也助時生也吾欲南踰朱崖其令  
夏夏養盛大而火質熾焉王者繼離而衍化化萬物  
也茂時長也吾欲西窮僊耳其令秋秋養憤盈而金  
質堅焉王者守兌而樂欣欣萬物也告時成也吾欲  
北盡壽靡其令冬冬養閉藏而水質鍾焉王者抱坎

而休息息萬物也善時歸也而總會極于土凡物匪  
土何依土色黃皇者黃也以生四方之色形氣之倫  
于此多焉夫何以飲多方之欲養無倦之求成無外  
之化耶請購諸大易爲泰六四之翻也富以其鄰  
極也必不爲屯九五之屯其膏大貞凶也爲臨六五  
之知臨大君宜極也必不爲訟九二之訟逋其邑人  
三百戶也爲乾之九五用佯危后極也必不爲明夷  
初九之于飛傷其羽也請購諸太玄爲睟之目土于  
天耳下于淵極也必不爲樂之獨樂款款及不遠也



為積之藏不滿。盜不盈。極也。必不為交之。交于鳥鼠。費其資。黍也。為養之。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極也。必不為崇之。吐火于瓶。燒其赤城也。且極圓而用單。雙其七。反其几。其家不旨。則夷矣。極參而用合。負舟上山。載車入淵。則逆矣。極神而用堅。鑿不入。火不化。赤石不奪。則其體立矣。極虛而用化。黃菌誕于慶雲。氣相召也。石室婦則孕育。鮮矣。極之清明。象天撓筭之所。未及推也。極之廣大。象地陔步之所。未及趾也。極之迴旋。象風雨。亞后之所。未及解。黃龍之所。未及波者。

人座師

高奇 古異 制統 中之 兩京 三都 也

也。吾又因極而定四方之性。太平之人。分吾仁。丹穴之人。分吾智。大蒙之人。分吾信。崆峒之人。分吾勇。吾又因極而定四方之務。秀者吸其靈。而為士。朴者含其膏。而為農。黠者趨其時。而為商。慤者藏其市。而為賈。曠者夜燎火。續天光。攻女紅。而為室家。婦女而後。帝可六王。可四四方之勢。聚于一。是故秦楚之民。多剽疾。為之定其力。燕趙之民。多慷慨。為之定其情。鄒魯之民。多敦詩書。而好禮義。為之定其志。劓柔異質。陰疑陽盪。而俱合其極焉。吾又究極而言之。四方有



本房  
至美  
外洋  
若八  
公之  
叢花

室無寧宇野多蕭條者則極在朝廷之宮室珍好不  
必玉填居楹金題炳曰爲上林之盧橘夏熟其衆之  
玉樹菁葱西都之以出北目西京之以遊海若俾天  
下家鹽泉之井戶柚橘之園也四方有男不及琴瑟  
女不及標梅者極在朝廷之女謁不必選南國奇態  
以第一昭陽貫八千人今後宮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俾天下嘆綢繆之薪笑三星之戶至井白自操也  
四方有菜而色食吹篴者則極在朝廷之玉食不必  
滌用蘭英和用芍藥小飯大歡湯沃雪于焉五齊三

醴以食八尊飲用六清醬用百二十甕俾天下目滿  
金銀之氣腹盈珠玉之炊也其神之所到大及歸墟  
細及螭螭衆及螽斯寡及螺羸燥及焦土潤及閭井  
靡不若干吾神皆極之所收也他如羸氏之籠六鳥  
而拒中原并吞席捲非其極也甚矣極不可不建也  
蓋黃中理而萬化通矣

本房 批

太易太玄五行志隨意驅策行文更自古奧奇  
才也







至房 壯于 謀下 老 識不 乞 六朝

谷霖雨而求其濟無忘小醜用畫久安臣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有備者無患之道至  
治者未亂之防欲令當吾世而無白狼玄菟之  
遺奸必使在吾廷而多黃衣赤囊之遠馭故帝  
王以全取勝彰九法于中原長子之利帥師懷  
萬邦而不享上至天而下至地總一制能于將  
軍大有征而小有匡是皆握樞于兵食慮勝策  
而膽奪先聲乃不淪于象人石馬固壯猷而氣  
雄歸情庶無虛為塵飯土羹是以營平成漢延

之功李牧備鴈門之守倘日減灶量沙蓋已晚  
矣若云沉舟破釜嗟何及乎須使屯堡盡作于  
城還令飛輓俱為保障從此進可攻而退亦可  
守于焉遠能格而邇亦能安庶英雄無束手之  
虞而夷狄有傾心之戴瞻懷往昔丹造于今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

紫樞正象

玄化纂圖



經緯行天邁度包三曾之略  
聰明出世圓神炳萬里之幾

至仁已弘于運掌

無敵更捷于推心猶

念文命誕敷尚有苗頑弗格蠢茲疥癬蕞尔么麼

本為塞外之犬羊忽作田間之螟螣鳴鷄吠犬

之村爭走中宵胡騎種柳栽花之地紛披落日

腥羶啗醜類敢爾射天肆殷憂實為啓

聖飛書傳蠟不旬日而貔貅之士齊來集羽移雲未

須臾而瘳狗之首遠竄乾坤已安半壁

鞏固遂志千秋爰

命輔臣宏宣

聖諭知

國家之本計在食務令地不加賦而自饒思

朝廷之遠畧在兵必使人不徵丁而自庶

廷臣咸深預筭樞府尤竭忠謀或慎守而清紫塞

之塵或搗巢而飲黃龍之府或進諫士枝士趨

士仁智信勇廉得一而可或求茂人侈人選人

本房  
當今  
時務  
無急  
于此



通掛支儉遠出六為奇條畫燦若列眉吐志居  
然懸胆臣等忠懷存本虜愧遺

君敢不畢竭鼠肝共抒魃技念生有餘慚不能挽銀  
河以洗甲倘時無所阻猶當馳鐵馬以平胡是  
臣等所謂仰承

聖筭恭布

明綸者也伏願

天威遠播

日勵方新外懼常懸立射天狼于絕塞內修愈固盡

于陰山將見丸泥封百二之關雉堞麗  
口立峻金湯如彼蹂



判語五條

韓四維

官文書稽呈

符嚴金虎帝制速于風雷令佩玉書王言昭若雲漢  
故下山東之詔父老莫不往觀而讀奉天之書農夫  
于焉垂涕今某不思賡捧惟事浪遊不云江花江草  
任意棲遲則曰山路山腰恣心咲傲責以宵征之義  
已知懶向稽偷察以月限之程豈可法容蕭律

私借官車舡

斥帆直指收吳會于龍驤六轡長征致周楨之虎旅



木房  
新麗

既以資爲陸運。兼亦賴以水輸。今某思尊情切。輒私  
迤。適于秋風。投綬與醜。敢棹木蘭之春水。視兵戎之  
具。爲輪蓋之常。恥飛輓之需。若宋刁之小。豈是梁軻  
爲音。未可吞舟而漏。

主將不固守

據床退虜。紫紹以固軍心。享士推牛。李牧誠專邊閫。  
秦將易而趙猶未覺。晉軍入而吳更罔知。今某欲襲  
所連。輒報休屠左右。將窮青海。竟傳回紇。番酋不令  
山後。山前藏兵無筭。則于符銅符虎。命寄多門。雞鳴

本房  
眉山  
高韻

函谷尚爾不知。馬立吳峯猶然未覺。恐爲長子之興  
先正元戎之法。

因公擅科歛

櫻金之吏。不堪持刀幣之籌。阿堵之藏。自合媮瓜李  
之跡。卽酌貪泉而不易。亦盍暴于同儔。倘染利脂而  
有濡。亦何稱乎守法。今某心存射利。志在欺公。兔伎  
營私。輦月錢于幕府。蠅貪成性。受夜金于民膏。爾以  
一字爲羶。我以五刑議辟。

造作不如法



考工之制定名為先慎憲之固守法為最蓋議制考  
成之天子而文禮度遵于庶人今其希為僭越妄干  
天刑六隧謬請于五侯百堞逆管于三命金輅象輅  
驅任意之車彤弓盧弓作懸弧之矢彼欲混于日星  
我則昭為雲漢

策五道

韓四維

○○○第一問

本房 自我 作古 復臨 古就 我請 法祖 有一 種真 精神 可通 帝座 大座師 史癘

治統之審所尚也。志氣之聚則金石堅之矣。將  
圓以取諸天。彼清虛碧滄何氣以嘘光。將方取  
諸地。彼綠宇赤文何靈以孕秀。將微質之泰初  
之皇而象先之帝。彼穆穆者迎無首明明者釋  
無終祧也不親鄰也不定廣也不神典也不時  
吾縱橫而考一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習治者  
不過箕而問裘求火者不違燈而覓燧。今夫庖



書淫之徒未必曉暢世務康時翼運之累又未之累能與鑄典墳文章經濟所而為以岐而為二也讀

策所期于子者厚矣勉本房真是洞察今古而為言竟祖宗自可遵法何必以異代為

之尊可陳。羲之繩可結。軒之鏡可懸。然皆一陳不再設矣。而祖宗者。我之神明之印也。且俗有之。少見多怪。疑耳信目。必事事而譜之。朽牒昔之人。已化為朝露。曉風我復從而追蹤。問影昔人之法。已蕩為水竭。魚枯我乃從而乞潤。張魯是無求劍而刻舟遺珠。而買櫝乎。然則古亦非終不足恃者也。在去其劫借冥之弊。可耳。規行而矩步。無難。芻狗之劫。靈暗伏而隱趨。未免黎丘之托巧。則深辱劫之也。以土簣為至治之先。

資而球刀失色。以文綱為太平之敷。賁而折呂不尊。則真偽劫之也。同荏苒于弱木。難堪斤削之循。効頑礪于石。叅卒逃齒牙之靡。則強弱劫之也。且也。躍治以鳴奇也。而借曰玄通。蛸蠖以逃虛也。而借曰靜穆。若此。總歸于一冥。冥于率繇之無從耳。何也。高桓未建。行者暗于岐途。玄粉未加。鑒者迷于好醜。以我皇上開兩大包。三魯誠絳霄之日。而赤水之珠也。乃有以法古進者。愚謂



皇玄

聰明性開政不貴遠有所稽而在近有所據請以

先朝之實錄為

君陳焉有以大惧而為世法者

高皇帝之謂儉點身心如兩敵相戰是也有以大悟

而為世法者

文皇帝之謂居馬服食無敢玩好便稱至治是也有

以大疑而為世法者

肅皇帝之每事深省求直言忠諫于後是也是故登

千仞而知眾山之崩蒹矣願以

大座師

留心

祖訓

是有

志牖

納者

高皇帝為崑崙之唐虞三代而

皇上行之為龍門可乎浮萬沔而知羣谷之汙沱矣

願以

高皇帝為滄溟之唐虞三代而

皇上行之為江河可乎蓋

天授誠非人力然而吳箭之貫虎也非箭羽焉不善

也越劍之斷蛟也非發矟焉不銛也則夫盛暑

之輟期也易資善而後苑清涼也重陽之罷學

也劄延和而力追頃刻也故以此而綿無疆基



有永直方寸間耳。

第二問

今日時事之急莫如兵與食。然而徵調既煩乎于羽。而招募又倍于伍戎。非無兵也。乃有兵而不効。一攻之用。則象人后馬之為兵。而非生龍活虎之為兵也。野無兼年之炊爨。而增加之賦日頻。

朝無累歲之朽紅。而積貯之藏立盡。非無食也。有食而不効。一果之餐。則塵飯土羹之為食。而非

大座師 談國 事如 家常 事經 主家 何以 究心 若此 行文 錯落 奇岩 絕類 馬遷 貨殖 諸篇

本房

典則 詳盡 卽夙 構亦 不易 得此 驚怖 真言 真如 河漢 之無 極也

珠英玉粒之為食也。若是而赤羽何時銷。黃龍何日飲乎。良醫之醫也。十全為上。而今不能但求其一之可起。便已兩之能張。則強

國固欲強兵而足。兵莫先足食。足食無他道。屯鈔鹽茶馬五者。缺一不可也。必欲究其利。當先窮其弊。乃屯則軍無實。而授田弊。卒無常業。而遷徒弊。鹽則抵驗。虛而常股弊。煎需不受。而灶丁弊。鈔則虛文為

賜而資。子弊。桑穰易朽。而實用弊。茶則市僧入而



大座師  
事上  
有成  
案直  
用世  
人也

籠徒弊設值不敷而櫟壞弊馬則買駮嚴而輸  
銀弊市賞濫而印烙弊因以考其利莫先釐屯  
國初衛屯碁列當征調則取諸額軍而足饑亦足  
諸屯而足無年例也年例自

正統十二年始然僅予遼十萬宣府十五萬以爲糧  
料耳嘉靖未增至八十萬今遂至三百萬有餘  
而黔遼東江之五百萬不與焉其弊皆起于無  
屯近

畿輔屯矣遼屯矣卽未入效已効矣誠

勅都撫以屯委之如操七縱三之說一軍給五十  
畝責其權于部將以所墾入抵年例多寡爲殿  
最臺使歲一覈報司馬據以題陞非有屯功不  
得虛敘卽撫道殿最亦因焉廣之則餘功可屯  
豪有力可屯皆得拜官有差仍世其業又廣之  
則鹽商可屯如

永樂中以二斗五升之例招之誰有不負耒耜而趨  
哉屯旣日開例金亦省此

高皇帝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米也次則釐



鹽自鹽有運轉六提舉七而淮居其半近增課  
疏滯不遺餘力然僅百餘萬止耳必欲如霍文  
敏三策爲上不然則劉晏可師也唐淮鹽課僅  
四十萬晏爲之遂得六百萬然鹽貴輒減價又  
盡罷諸道舟稅錢此豈獨晰旺閉晴雨之候而  
已乎次則釐鈔鈔自宋交褚始元更造至元鈔  
常錢。

明允資其利初禁民以金銀茂易云必行然初千  
貫直千金

成化後僅直四金矣豈龍文遂易朽乎然以無用之  
桑穰神之使與金同價胡可廢也次則釐茶茶  
自唐稅始宋乃市河西而易馬

明特峻其權至誅戚畹私販示至公然初金牌四  
十三面納馬萬四千餘疋至

正德時金牌停而馬坐減且不堪矣然以不盡之菁  
葱而推之直與龍爲媒何可不復也次則釐馬

自

高皇帝種馬行歲課馬一駒後間歲一駒生息至于



無所容乃始散之河東交衛間

正統中王濟開買驥之議遂乃責駒而置種然猶存

半馬也

隆慶中武金發變賣之端遂乃化馬而為金然猶有

遺馬也至

萬曆元年而盡矣今馬以寄養太耗金亦別借中空

而諸邊官牧之法尚仰給于罔寺亦舛矣試歷

數前政何莫非

祖宗之舊典乎誠次第而行之將見馬騰而士飽不

難繫單于之頸而掃匈奴之穴矣

第三問

今夫泥之在鈞也惟甄者之所為金之在鎔也

惟冶者之所鑄則欲求一代之才必備多才之

用何也名者才之標也才士不求名道誠可貴

不以功名勞寤寐德誠可懷不以勳華易晤歌

亦在

上求之何如耳上求木而下寧殘林上求魚而下寧

乾谷上求風雲而下寧火煙為氣上求七星之

子有絕世之才而必不自炫然登臺市駿請自愧如讀此作想見虛懷



冲萬壑之照而下寧以温灰鈞其寂魄枯木同  
其不花說者謂三代而後守成用文勘亂用武  
非也又謂文有兼德而武無兼才亦非也要在  
委蛇而行之蚕蠟也忽而驚風雨又何文武之  
分耶故塵不可飯土不可羨言物之無用也不  
見絳少文而真漢括善讀以坑趙耶今科目之  
途左弓馬而右詞章縱摘藻如春華曾何益于  
殿最者濯錦以魚浣布以灰言物之無棄也不  
見信陵而前驅夷門淮陰而北而廣武耶今纂

考如  
究証  
之奮  
警光  
若長  
離之  
振翼

府之上逞胸臆而黜蟻馬縱負奇如囊錐曾何  
資以脫穎者鮒鱗之苟不可網鯨鯨黃口之餌  
不能致鵠雛言格之難拘也不見李布拔諸髡  
鉗呂蒙起自行陣耶今遷轉之法循資格而守  
例簿縱勇畧如猿臂曾何解于數奇者故虛文  
宜畧也寧使投石超拒之葦鼓奮魚麗無使筋  
駑肉緩之徒銷魂鶴唳羅蓄宜廣也寧使如溲  
如渤之用悉脩藥籠無使采葑采菲之時竟遺  
下體常格宜破也寧使壇上國士駭一軍以創



觀無使雲中舊守悲百年以易老蓋大其廓以  
動天下之氣深其蓄以給天下之求則才自集  
且夫才賢之儔也用之亦不必盡收中原之麟  
鳳而後爲社稷光誠虚心而闢訪無論爲偏爲  
全是奇是異大約天下之才士不一有綸甲羽  
扇而破魏輕裘緩帶而平吳以淝水之八千破  
符秦之百萬以雪夜之鷲湖擒蔡城之元濟此  
其人皆可以當一面而制三軍者也至于才之  
自待亦不薄也達人觀變賢士識時皆無有纏

貫騎鶴之思皆無有僵槐出火之短皆無有鷓  
羽鳩翻之用皆無有茅賦鷹條之憂亦既苑龍  
荒以收駿也亦既池鱗海以躍鱗也亦既非道  
旁築舍而矮人觀場也亦既非無鄉之社易爲  
黍肉非國之稷易爲求福也乃用之未必無乖  
違也如凶年于穀豐年于玉也用之未必悉忘  
情也如婦言不皆妖姑言不皆聖也用之未必  
無中格也如飛何爲乎蘋間曾何爲乎木上用  
之未必無雜揉也如劑半妨參苓之藥玄黃成



赤○白○之○囊○也○是○皆○不○足○以○收○才○士○之○用○也○而○大○  
 要○在○省○論○議○議○論○不○肖○一○人○也○甲○以○為○翔○云○之○  
 鶴○乙○以○為○負○塗○之○豕○矣○甲○以○為○抱○葉○之○蟬○乙○以○  
 為○附○羶○之○蟻○矣○甲○以○為○吞○舟○之○鯨○乙○以○為○入○木○  
 之○蠹○矣○甲○以○為○霜○蹄○之○駿○乙○以○為○雪○尾○之○狐○矣○  
 以○此○而○求○才○是○猶○束○其○趾○而○責○進○南○走○越○而○望○  
 溟○也○今○天○下○未○嘗○乏○才○也○登○臺○市○駿○請○自○隗○始○

第四問

千○古○君○臣○之○道○通○于○友○朋○士○所○以○藏○息○脩○游○羣○

居○類○辨○總○以○究○其○義○耳○時○通○則○達○此○義○于○魚○水○  
 時○塞○則○守○此○義○於○嚶○鳴○世○亂○則○以○此○義○而○出○為○  
 五○臣○十○亂○世○亂○則○以○此○義○而○証○于○千○里○一○堂○乃○  
 今○之○天○下○多○軟○文○靡○習○矣○詩○文○酒○沽○而○雨○中○山○  
 菓○燈○下○草○虫○可○作○佳○話○也○閑○遊○快○客○而○急○管○乎○  
 樂○春○衣○杜○陵○可○作○豪○舉○也○其○弊○皆○起○于○無○學○即○  
 學○矣○侈○陸○雲○之○綺○麗○競○江○生○之○筆○花○家○墓○遷○史○  
 則○家○樹○一○幟○也○人○羨○班○揚○則○人○造○一○奇○也○自○為○  
 起○哀○八○代○閣○筆○十○年○然○而○義○腴○散○于○古○今○佳○事○





原件短缺

P40 以后缺



腐于紙牘。古人之生氣盡。已古人之生氣盡。而  
我之塵土愈深。夫何以上友千古。下友千古哉。  
昔人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已之  
脩爲不爲無據也。况居今之世。學今之學。友今  
之友。所以擇而處者。不可不審也。彼韓李諸君  
子。其勲名炳炳。學行超超。詎不足以光耀青史  
哉。乃求一隨不流。矯不異道。高而不居。已于峻  
德威而樂與人同。則惟于郭有道。足嘉焉。故蔡  
中郎謂生平。惟作有道碑文。不愧。豈不信哉。雖



靈谷寺謁韓芥城產師

宛平

王業簡

部部

孤跡栖邱壑寒風變息者梅尋之  
徑去門閑芳松溪  
思或尚如事海濤遠空心山光雲彩下几榻自蕭森

跋韓芥城太史硃卷後

吾鄉之文風至今日衰頽極矣遐邇當年之盛唐有  
劉去華元有何得之氣節文章炳耀史冊歷至有明  
人文蔚起而三百年山川靈秀之氣尤鍾於芥城先  
生一人先生誕奇穎之姿攻苦力學五經廿一史下  
邈諸子百家釋道二藏靡不抽繹妙理探索強記發  
為雄辯興詞為諸生時文名噪燕臺矣及登第有聲  
史館南張北韓之稱一時藉藉其著作甚富不下百  
餘卷兵燹之後散漫無有僅存尤公生祠碑記暨傳



內所載辨正論至於時藝則從未覽其隻字豈非世  
遠人湮而後裔式微之故歟余友蘇紫來好學士也  
得先生鄉墨於灰燼之餘而什襲焉因借錄之以徧  
示同人且表彰前人之美固吾輩之責抑以見士苟  
有志風土不不足以限人覽斯文者其動頑庶懦立之  
思也夫

康熙壬寅立夏日

同郡後學楊桐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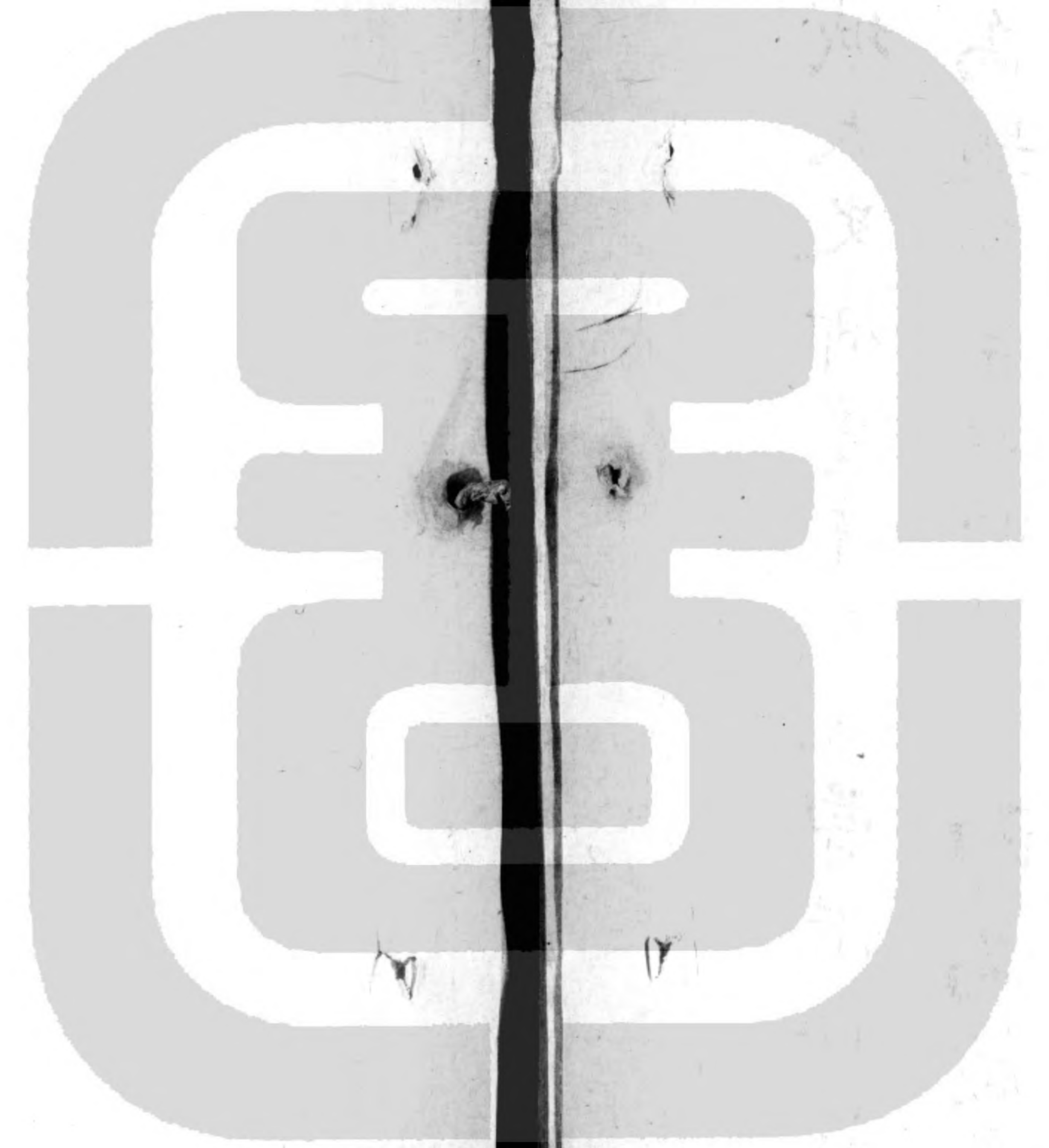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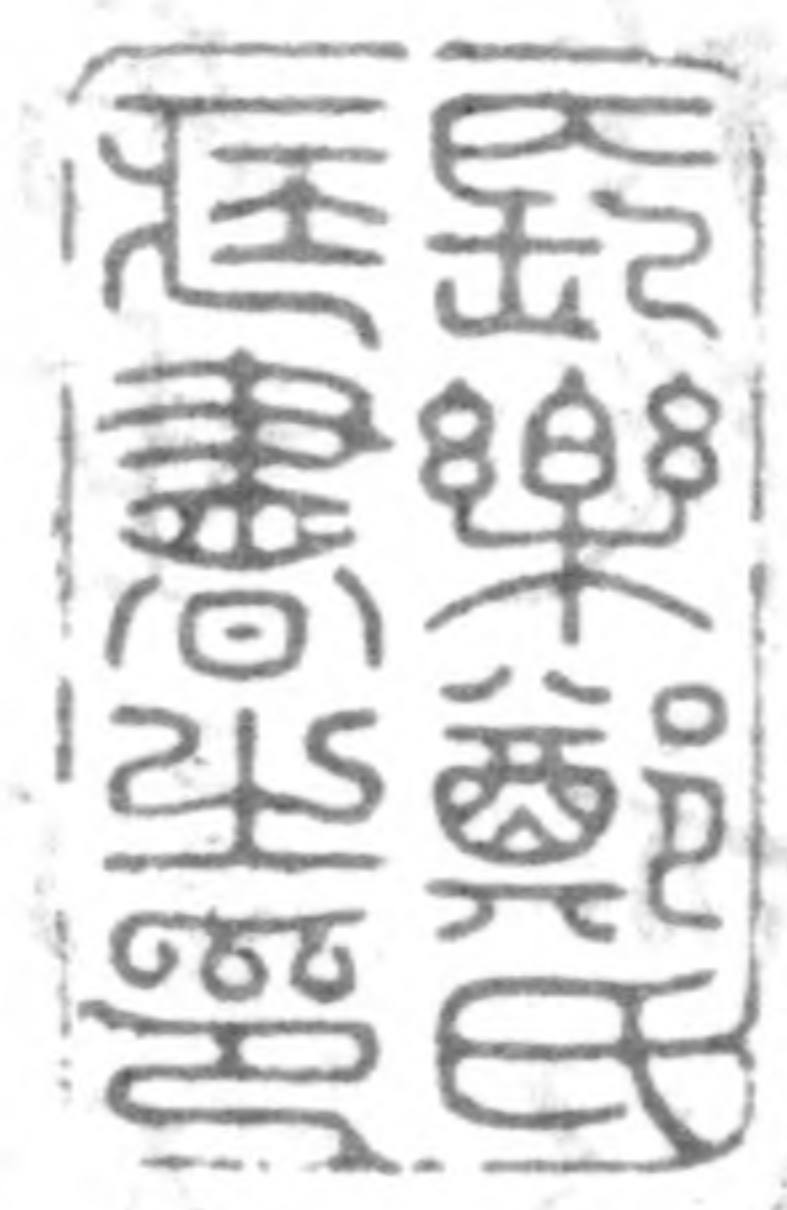


韓芹城太史鄉墨先大父曾借鈔蘇紫來先生藏  
本并為題識余幼時見之即為藏弃先生嗣君諱  
潤者困於青衿老而貧僦居沙河諸子無能繼書  
香余以父執嘗往謁焉亦未詢及於此乙卯春先  
生沒書籍零落散佚吾友郭汾勳從故紙堆中獲  
此卷亟以授余察其缺略即蘇公藏本先大父所  
借鈔者也因為重訂而以太史本傳冠其首并錄  
先大父題識於後亦以幸鄉賢遺墨不致灰燼而  
先大父表章前哲屬望後進之心亦不至湮沒云



嘉慶己巳孟冬月望日後學楊灝復菴氏敬識於

樂亭學署



三



